

# 为发财 售楼小姐诈骗房款买彩票

## 280多万“买”来大麻烦

在几乎没什么高楼大厦的山西长治市,身处新兴繁华地带的一座“高度达95米,层高29层,将是上党第一高楼”的大厦,自然成为令市民瞩目的标志性建筑。当然,大厦的身价也同样令人咋舌。

于福(化名)是长治市郊某公司经理。用辛苦打拼下的积蓄在市中心买个最好的房子,是他和爱人多年的梦想。去年夏天,他们将目光投到了这座大厦上。最终,于福夫妇置下了该楼盘的一套住宅。

两口子同时也看中了这座楼盘底层的商铺,但商铺更为高昂的售价令夫妻俩犹豫再三。他们反复看了许多次,也与售楼小姐谈了许多次,还是没有最终敲定。这是2007年年底的事。

今年1月上旬,于福突然接到售楼小姐冯卫卫的电话。此前,他看房购房就是她接待的:“于总,您不是一直看好我们大厦的商铺吗?现在有个好机会。我的一个客户是开煤矿的,现在,他矿上出了点事,急着用钱周转,就想把一个商铺转让出去。您如果确实有意,我给您说说,让他原价转让给您。您看呢?”听到这个消息,于福高兴极了。要知道,要是能用原价买到中意的商铺,那可是捡着了大便宜了。

于福急忙驾车来到售楼部,与冯卫卫见了面。冯卫卫笑吟吟地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文

件,有原房主的转让认购协议书、购房合同、几张购房收据等。原来,这商铺是一个叫段钢(化名)的人于2006年1月6日买下的,总价2822938元。300多平方米的两层商铺,楼下近百平方米楼上两百多平方米,划算得多啊!于福心里一阵狂喜。在仔细翻阅了这些文件后,他确实没发现什么问题,当即拍板:“行,这房我要了,麻烦你联系段先生吧。”

过了没几天,冯卫卫电话通知于福:“人联系好了,如果没异议,这几天就成交。对方人在北京,要得挺急的。要是您不马上决定,人家就找其他买家了。”于福可不想失去这个好机会,便在电话中约定:次日见面交钱。

1月21日,于福开车接上冯卫卫,将180万元转账、80万元现金存入了冯卫卫提供的段钢的账号上。因钱一时没凑够,第二天,他又提出二十多万元现金存入同一账号中。在售楼部签订购房合同时,于福亲眼见到冯卫卫撕毁了原房主段钢的购房合同,以示作废。

捧着新签的购房合同和收款收据,于福心里倍感轻松:累了十多年了,倾其前半生所有终于置下这一住一商两处房产,后半生可以歇口气,消消停停过日子啦。

没想到,于福不但没等来消停的好日子,反倒等来了大麻烦。

几个月后,于福又接到冯卫

卫的电话,说如果您不急着想搬,不如帮您把商铺租出去也好生利,租期一年。于福没有同意。又过了一阵,于福打算装修自己的商铺了,他前去看房,发现别人竟然在自己的商铺内做装修!一问,装修工人也说不清,大概是一个姓李的租下了这商铺,是售楼部人员从中介绍的。

于福这一气非同小可:“我的商铺没经过我同意怎么就租出去了?”他立刻打电话把冯卫卫叫来。冯卫卫很快赶来,承认是自己擅自作主将商铺出租了。“很不好意思!”因为打过多次交道,冯卫卫总是温和细致,面带微笑。于福虽然心里生气,也没好意思冲一个小姑娘发大火:不就是想赚点佣金外快?于是,两人当下说好由冯卫卫负责协调停止装修。

没多久,于福又去看自己的商铺,发现别人的装修仍在进行中,而且这次对方说这商铺是人家的!

于福感到不妙,这时他回忆起两个细节:一是冯卫卫交给他的收款收据上没有付款人姓名,是他指出后冯卫卫才加上的;二是他问到段钢的付款收据为何不给自己时,冯卫卫说须交回售楼部财务处冲账。自己当时并未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却疑窦顿生。10月28日,他向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报了案。

## 几张假票据诱客户入陷阱

实际上,于福花巨款购买

的这座商铺,真正的购房主是一位李姓客户,于2005年以255万元购得的。于福根本就被骗了。这起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一周后即告破获。原来一切都是冯卫卫所为,而她的诈骗手段不过是几张假票据。

生于1981年的冯卫卫是长治人,高中毕业后她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005年,河南焦作一家营销策划公司负责长治某楼盘的宣传及销售,冯卫卫成为这家公司的售楼员。2007年,该楼盘与策划公司解约,冯卫卫转而被聘用为楼盘开发公司的销售员。冯卫卫投身房地产销售的这三年正是房市最火的三年,她开了不少眼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在对于福的诈骗中,冯卫卫做得简单且轻松。她冷眼旁观到于福想要购买商铺的急切心情后,编出了“有人急于脱手”的理由,以低价诱使于福动心。然后,她到街上找办假证的人,伪造了商铺房款收据,并模仿出纳的笔迹伪造了出纳的签名。为使于福相信自己将要买的是低价转让的二手商铺,她有意将伪造的段钢的购房合同上的购房日期填写为2006年1月。原房主段钢,其实是冯卫卫的丈夫,她让于福将钱汇入的是丈夫的银行卡,而所有这些,段钢本人完全不知情。她故意当着于福的面撕毁“原房主段钢的购房合同”的过程中,冯卫卫始终是一张“处处为客户利益着想”的笑

脸,轻言慢语,细心周到,很容易使人产生信任。即便在于福去看房发现蹊跷时,她都镇静地以一套“擅自代为出租”的谎言巧妙掩饰过去。

而一个年轻的女售楼员之所以能够如此“胆大心细”、“考虑周全”、“处变不惊”,竟然缘于她曾经如出一辙的另一场诈骗。

2007年6月,冯卫卫以同样的“原房主煤矿出事急于低价转让房产”为理由,并以“帮助将价钱从360万讲到310万的热心”,骗取客户栗富(化名)签下了另一楼盘的购房合同。两周后,她得到了栗富交来的260万元现金和5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不久即被栗富发现了。今年5月,在栗富的追究下,冯卫卫坦白承认:“是我骗了你。”她苦苦哀求栗富不要告发她,并请求“私了”,在还清栗富所付的房款外多还20万元以补偿栗富的损失。

第一次诈骗的轻易得手和落败后的轻易解脱,滋长了冯卫卫的贪婪、盲目和大胆。

## 百万买彩票梦想发大财

一个年轻温和的女子,怎么就成了一名诈骗犯呢?她骗的那么多的钱花到哪儿去了呢?

冯卫卫的丈夫段钢比她年长10岁,也做着煤场生意,夫妻俩的生活早已达到了小康——有房,有车。冯卫卫本人从供职的售楼公司能拿到两千多元的月薪,还有外出旅游的福利。夫妻俩还没孩子,几乎没

有经济负担。她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

答案出乎所有人意外。

冯卫卫骗来的钱大都买了彩票。

虽然日子过得挺宽裕了,可三年来,每天与那些腰缠万贯、动辄甩出成百上千万元购置豪宅的客户打交道,还是让冯卫卫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都是人,怎么他们就那么有钱呢?她心生一念:买彩票!买它个两三百万元,我就不信,还能不中个至少五百万?只要中了五百万,骗别人的钱不就还上了,自己不也发了?”

两次共骗得的5922938元巨款,冯卫卫是这样安排用途的:还给栗富330万元;自己存款70万元;买彩票一百多万元。但她的彩票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她中过的最大的一次奖也不过十万元,收支远不能相抵。

丈夫段钢也曾经觉得自己的媳妇一下子钱多了起来,问她,她不是说“借的”,就是说“反正又没花你的钱,不用你管”。段钢也就没再多问。

冯卫卫留给办案民警们的印象是:极为普通,但心理素质极好,非常镇静坦然。审讯中,她曾面不改色地说:“这事我瞒了父母和丈夫,他们也是受害者。”

再过几天,就是冯卫卫27岁的生日。但从她走进看守所大门那天起,她的花样年华就永远结束了。

据《三晋都市报》

# 老支书举报腐败被打成重伤致死

10月15日,河北邯郸市东村老支书郭成志同其他3名村民到北京举报现任村支书白虎林违法占用村里的土地、占用赔偿款数以亿计等经济犯罪问题。没想到被白虎林带10名打手追到北京,一番殴打后身体高位截瘫,最终在医院含恨而死。

11月6日,郭成志在河北省邢台市第三医院含恨而去。他的死就像一块薄薄的瓦片划过水面,在300里外的家乡——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激起三五个波纹。因为,他,这个村的老支书,死在了举报现任村支书经济犯罪的上访路上。

## 被举报人接走举报人,信访局长一旁目送

今年10月15日,老支书郭成志和李素英、杨凤仪、常香兰共4名村民乘火车赶到北京举报苏曹乡人大副主任、河东村现任村支书白虎林违法占用村里的土地、占用赔偿款数以亿计等经济犯罪问题。

当天下午5点多,郭成志一行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降旗。值班民警检查时,发现他们的包里有举报材料,遂将他们送到北京大兴区马家楼派出所。随后,马家楼派出所通知邯郸市政府驻京办事处来接人。邯郸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当晚11点左右,将郭成志一行四人接到保定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后面的一排小房子住下。

据李素英、杨凤仪、常香兰回忆,10月16日凌晨5时,正在睡梦中的他们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见门口站着丛台区信访局长江更友、苏曹乡党委书记代昌明、河东村支书白虎林等黑压压一片人。原来得知郭成志等人进京举报的消息

后,丛台区委、政府领导派信访局、乡领导进京接待,被举报人白虎林随后也带着10人,乘坐村里的两辆面包车随同区、乡领导来到北京。事后经负责调查此案的那台警方介绍,那10人大都有违法犯罪的前科,为白虎林雇用而来。

“区领导说他们不是一起去的,但我觉得他们至少是互相招呼着前后脚到的。”

当着信访局长江更友、乡党委书记代昌明和被举报人白虎林的面,就有三个打手上来打了郭成志几个耳光后,一边打一边骂,要把他架上车。“郭成志冲着江更友大喊:‘江局长,你们这是干什么?’江更友看见老郭被打,也肯定听见老郭喊他了,但他没有制止,反而在旁边冷笑。”李素英告诉记者,“我看见老郭被打,也朝着江更友问:‘江局长,怎么打人呢?’刚说完,就有打手上来了打了我头一下,我就晕过去了。”

另据常香兰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邯郸市驻京办的郭金选、邯郸市信访局驻京办一位姓靳的同志。“他们都看到了,可谁也没管,都在朝老郭笑。”她说。这一情况没有得到邯郸市信访局张社成副局长的证实,“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江更友、代昌明、白虎林都在现场,这一点得到了丛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海臣等人的证实,“他们几个都去了,也都在现场”。

## 举报人惨遭毒打,老支书高位截瘫含恨而去

就这样,举报人郭成志等4人被塞进了被举报人带来的两辆面包车里。据常香兰回忆,两辆车都是河东村的面包车,车号分别为“冀DC7155”、“冀DF1397”,司机一个是村委会主任的儿子王某,另一个是张某,“一个村的,我们都认识”。

据常香兰回忆,上车后,她和郭成志就被要求跪下,然后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车上的人用矿泉水往他们身上泼,往她脸上吐唾沫,稍一抬头就挨一肘子。很快,70岁的郭成志便昏死过去。当车行至京石高速保定望都县境内时,常香兰被这伙人直接从车上扔下。”在另一辆车上,李素英、杨凤仪的遭遇与常香兰一样,在被殴打几个小时后,打手夺走其随身带的手机、身份证、钱财首饰及举报材料后,分别将二人丢弃在京石高速保定清苑县段和107国道邯郸永年县境内。丢弃之前,车上的打手还放出狠话,“不准报警,报警打死你们!”

10月16日上午8点多,郭成志被扔在邢台县107国道边,直到下午才被当地好心人发现打电话告知其家属。郭成志的三儿子郭聚红到邢台报案后将郭成志用120急救车送往邢台市第三医院进行抢救。经检查,郭成志多处被打伤,颈椎第七节被打断,颈椎损伤,造成高位截瘫,危及生命。

邢台警方到达现场后,根据地域管辖,将此案移交邢台县公安局豫让桥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共同接管。但邢台县公安局以加害人、受害人和车辆都是邯郸市的为由迟迟未予立案,劝说受害人家属到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局立案。而受害人以对邯郸市公安机关不信任为由坚持要求邢台县公安局立案。邢台县公安局推托20天未予立案,11月6日早晨6时,郭成志老人在医院含恨而死。

## “从知道人死到成立专案组只用8小时”

郭成志的死讯很快传到了邯郸市。

邯郸市委宣传部的的工作人员12月2日告诉记者,邯郸市委书记崔江水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邯郸市委政法委书记周国江11月6日也迅速召集检察院、公安局、信访局等多

个单位的负责人20多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听取郭成志家属的意见后,立即打电话协调邢台市警方当天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并指示邯郸市公安局配合邢台市警方的行动。

郭成志的死讯也很快传到了丛台区。

据丛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海臣介绍,11月6日当天,4名殴打郭成志老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刑拘;河东村支书白虎林和一名副支书当晚也被丛台区纪委“双规”;白虎林和4名犯罪嫌疑人随后均由邯郸市公安局移交到了邢台市公安局;针对郭成志生前举报白虎林经济犯罪一事,丛台区纪委也快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

此前的10月26日,在郭成志被打10天后才得知此事的丛台区领导也雷厉风行,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据张海臣描述,“10月27日星期一上班,就对白虎林和所有打手采取了控制措施,苏曹乡党委书记代昌明也因为工作失职被免除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12月1日,郭成志的长子郭聚民向记者讲述上述这些事情后感叹:“从知道人死到成立专案组只用了8个小时,可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东村村民也向记者表示,“我们举报(白虎林经济犯罪)已经好几年了,上面也不来查,怎么老郭一死,查得这么快,人都抓起来了?”

## 信访局长“离岗”还是“失踪”?

从邯郸市委、市政府到丛台区委、区政府,记者接触的多位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均表示知道“河东村的事儿”。因为关于刑事案件和白虎林经济犯罪的两个专案组已经成立了,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河东村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在郭成志的家属和其他三位举报

人看来,丛台区前任信访局长江更友也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他甚至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情况的重要责任人。

据丛台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海臣描述,丛台区区委书记杨晓和曾经当着区的面质问江更友:“你去北京接访,把人接到哪里去了?”而江更友一言不发。据丛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同志透露,江更友曾私下说,“当时苏曹乡党委书记代昌明也在现场,我当时是把人交给了乡里。”郭成志儿子郭聚才则告诉记者:“我曾问江更友:‘你在北京将我父亲交给谁了?’江更友说:‘交给村里了。’”

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记者拨打代昌明的手机提示关机,到其住所寻找也没有找到,而寻找江更友则更为艰难。

记者从丛台区委宣传部和组织部了解到,江更友在“区里知道郭成志被打的前一周就办理了离岗手续,不再担任信访局长这个领导职务”。

据记者了解,作为邯郸市推行干部年轻化的举措之一,科级干部(男)年满55周岁一般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与江更友同批“离开领导岗位”的还有多人。但据记者了解,“离开领导岗位”的江更友还是区信访局的在职干部。然而,记者在邯郸的数日内,数十次拨打江更友的手机号码,均提示关机。拨打其家里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记者请江更友目前仍然供职的丛台区信访局郭红伟局长协助寻找,她表示:“关于这个事儿,你找区委宣传部,我刚上任,不清楚。”在区委宣传部,记者请常务副部长张海臣协助联系,他拨打了江更友的手机后,告诉记者“关机了,联系不了”。记者又请负责干部管理的丛台区组织部协助联系采访江更友,也被告知“组织部联系干部也是靠电话”,并告诉记者还是应该找江更友

所在的丛台区信访局联系。

最终,直到记者12月2日下午4时离开丛台区政府,也一直未能联系到江更友本人。但记者从邯郸市第一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处了解到,江更友11月曾在该院干部病房住院疗养,这期间丛台区多位领导干部曾到医院探望。丛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海臣也间接证实了此事,“好像有人去(医院)看过(江更友),我没去。”

至于信访局长江更友在郭成志被打致死一事中究竟是否负有责任,记者在邯郸也听到了不同的观点。邯郸市信访局副局长张社成12月2日告诉记者,“‘河东村的事儿’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信访干部没有责任,去接访也没有责任。”李素英则说:“以前来接访,都是村里来一个人,把我们带到小旅馆住下,然后买票或者用车把我们拉回家,这次江局长怎么能把我们交给白虎林了呢?”丛台区信访局现任局长郭红伟也坦言,信访干部将举报人接访给被举报人,“那是肯定不应该的”。

郭成志死亡已近一个月了,而他死前见到的最后两位国家公职人员苏曹乡党委书记代昌明被免职后不知去向,丛台区信访局原局长江更友也似乎人间蒸发。而与郭成志一起惨遭被举报人打击的其他三位举报人,在被遗弃在高速公路之后分别花了13个小时,6个小时和两天两夜才回到了村里,直到现在“想起被打的事情腿还发抖”,李素英的儿子从10月16日后就辞去了在邯郸的工作到外地打工,至今母子间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政府的人询问她们三人被打的经历,也没有人关心她们损失了多少财物,更没有人对她们做伤害鉴定,“如果老郭没死,大概也会跟我们一样。”

据《中国青年报》